

憨山大師法彙初集

(第九冊)



大 老 憨

學 子 山

網 道 大

師 年

目 德

決 經 譜

疑 解 疏

憨山大師法彙初集

老子道德經解

香港佛經流通處印行

TREASURE SERMONS OF
MASTER HAN SHAN

憨山大師法彙初集 (全十冊)

第九冊

大學綱目決疑·老子道德經解

憨山大師年譜疏

《非賣品》

印
藏
版
行
者
及

贈
送
處
一、美
國
謝
妙
玉
生
堂
二、美
國
檀
香
山
虛
雲
寺
三、中
國
廣
東
曲
江
南
華
禪
寺
四、中
國
上
海
市
玉
佛
禪
寺
五、香
港
佛
經
流
通
處

佛曆式伍肆壹年(西曆一九九七)
歲次丁丑年十二月初八日
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良辰敬印奉仝套廣結法緣
沐恩弟子張永儉居士
清涼山沙門智開
美國張永玉居士
美國謝妙玉生堂

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佛教法喜精舍
電話：二二五七七一
傳真：二二五七四三
一八

H.K. BUDDHIST BOOK DISTRIBUTOR
390 KING'S ROAD, 4TH FLOOR,
FLAT "C" ASIA MANSION,
HONG KONG

42 KAWANANAKOYA PLACE,
HONOLULU, HI 96817-1708, U.S.A.
PHOENIX, AZ, 85029, U.S.A.

憨山大師法彙初集

第九冊

一、大學決疑

二、觀老莊影響論

三、老子道德經解

四、憨山大師年譜疏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脈，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為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為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沉思，言有會心，即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

宗堯舜，以名為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為，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為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歎為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為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為為宗極，性命為真修。即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鴉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况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

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當以此
為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
刻於吳門。以尚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音縣屬音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

藏室之史也。

亦云柱下史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蓬累、弱笠也。首戴之而行、言無車蓋也。

吾聞之、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慙色與淫志、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

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

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毋
乎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為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
為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
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為大圓鏡智矣。菩薩如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
聞不知、則取之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為冥諦。此則以為虛無自然
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
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

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藏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藏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藏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為苦本、智為累根、自能隱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看破、人情一一觀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

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觀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為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為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后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即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為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為病根。即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為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為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為本、皆為我故。

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為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即此是道、所謂為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以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為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蹤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

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即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為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羸細我法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尚乃羸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遺之形、即固我也。所離之欲、即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

堯雖不同、真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為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柰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為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為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為而為、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為祖、此豈有名有為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

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我私為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為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素人。無素人、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為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為為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為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為而化、是豈有心要為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